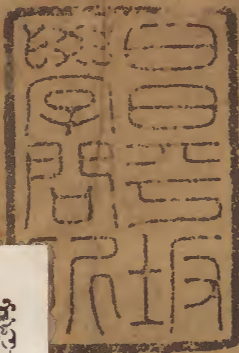


黄氏日抄  
四十之四十四



諸儒

漢書門			
九	四	二	四
二	五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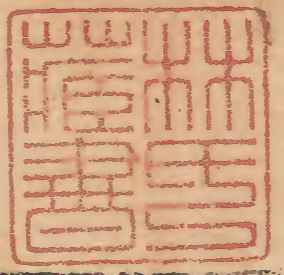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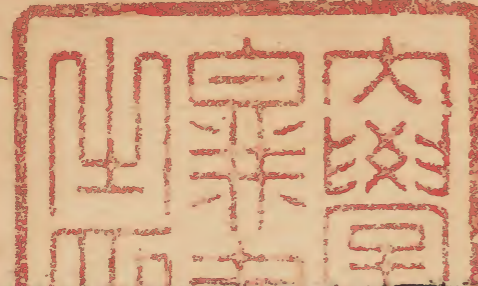
十五

內閣文庫			
九	四	二	四
三	五	四	一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4
冊數	25 ( 15 )
函號	298 286







分類卷之四十

東萊先生文集

淺草文庫

送宋知嘉禾詩簿書高沒入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哉晏終

何如此戒乘快無惻怛之心也

表

代張嚴州謝免丁錢表自昔邦家惟欲編氓之繁阜于今閭里反憂

孫子之衆多

為張嚴州作免丁錢奏狀嚴州即南軒也本州承平時每丁官給鹽

計五斤每斤計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一百五十六文納絹一丈二尺八寸內一半折錢一百六十文又折帛錢如其數兩項共三百二十文以鹽價百五十六文比折外貼納百六十四文亦



未見其害也蔡京變監法賣客鈔又復給丁鹽徒令納綸綸復  
長舊母匹一貫今二貫以故貧民規脫丁口不敢裹頭生子亦往  
往不舉旋奏減得請有先生為南軒謝免丁表

答

乾道輪對劄第一論聖學謂希進之人妄變典章第二論恢復大事  
不可輕信迎合

淳熙輪對劄謂獨運之說不可不察者五事又對劄謂國朝寬大忠  
厚禮遜節義遠過前代當愛護勿替

進篇次文海劄子文海元係書坊刊行先生乞就裁損斷自中興以  
前凡六十一門百五十卷

館職策謂賈誼先外後內治體殆未深講姚崇不能格心而務力邀  
君埒之誼非匹矣詞鋒橫出讀之起人意先生時年三十五

記

台州修城記州歷慶曆之水宣和之盜乾道之火趙公汝愚為守新

其城

無州浮橋記橋作於乾道初郡守陳森淳熙二年水趙景明復新之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城東橋以宣公名相傳公生之地學故有祠郡  
守呂正已復新之

泰州修桑子河記范文正作捍海堰起海陵屬鹽城衡百餘里淳熙  
初潮大上圯者半旋築之獨桑子河以南徑如臯繚許氏莊後文  
正規略所未及歷陽魏欽緒併為之堰云

白鹿洞書院記唐李渤所隱居我太宗驛置九經俾諸生肄業與  
嵩陽嶽麓睢陽為四書院晦翁淳熙六年為守得廢址乃興今書  
院云

重修釣臺記謂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冊傳之後且將為西  
晉之清虛矣至於節義之弊過於亢激特時無皇極之君均調消  
息非造端者之過也

序



戴術字序以術在中之義字在伯

洪無競字序洪名衰然更名無競而字求仲蓋不欲為科目是羨而  
求人所不求之坦途也文意燁然

李仲南集古錄序堙壘沉鼎頽跌仆碣布獲於莽蒼之濱餘欵墜刻  
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賓客而止耳歐陽公始輯之李丙仲著  
錄千卷文字陽予而陰抑之以觀物者必於其會為說尤精奇

大事記序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歷代史

書畏翁詩後元祐諸公以簡靜求為家法

書趙路分行實後無所歆羨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實

德君子路分當是  
福王之父

代宰臣謝御書崔寔政論推明不可過嚴之意

題通監本末後謂表機仲身其難而道學者以易學者毋徒樂其易  
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謂首卷陰陽性命之說特使之知有所嚮望而已餘卷講

之方其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於虛空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書許吏部詩後吏部去國極意探討前輩源委以專殖經世久大之  
業非獨以一時與秦丞相異同為諒也

題紫微翁與曾信道字簡後謂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享其歷  
叙曲折憂極可觀有関世變

書所定古周易費氏易在漢最近古最見排擯而今獨存自康成輔  
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  
或以為未安今一以古為斷

祭文

祭曾文清與祭南軒文委折可觀

行狀

待制王居正行狀其先仕蜀後徙維揚公不用三經義字說流落不  
耦餘十年其後登朝著三經辨學力排王氏嘗論省費謂於一二  
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



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嘗知婺州力請免貢羅及辨供御  
炭用胡挑鵠文之說初善秦丞相後排之屏居羨陽而終亦嘗  
排坐講之議云

誌銘

朝散潘好古墓誌紹興丙辰歲侵公既發廩復致他郡粟下其直十  
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視初貸復詘其一甲子水舟人獨載  
公公諭舟人先載餘人婺曰侍陂塘公有塘曰葉亞聽民取之斤  
田以廣儲蓄子景憲景愈知名

義烏徐君誌言擇地失葬之弊

附韓氏誌先生兩娶韓元吉之女

薛常州墓誌銘公名季宣字士龍其父徽言從胡文定學終起居舍  
人公少孤妻父荆帥孫汝翼迎哀漑為之師漑及登程夫子之門  
公少為武昌令虜亮叛盟公說汪澈令成閔秉得蔡破竹之勢不  
穎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不能用而陳蔡新附諸城接

踵復為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公獨留家不遣念除盜莫如  
聯保甲疆陲有事惟素整者可不亂所以整教者甚悉訖虜退人  
心不挫嘗部輝信陽隊五次舍悉做行軍役罷死者總一人虞丞  
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安流民授田墾築具有法入覲言外事無  
足道而深憂近侍陰擠正士出守湖州禁祠傷神者死獄大減初  
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總制至是戶部  
令提刑司以曆付場務一錢以上皆分隸經總公獨言於朝曰自  
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取盈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  
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民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愈強遂收  
前令不布改知常州未上卒於家年四十公之學博覽精思於經  
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言兵變化若神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  
皆有義訓九州圖志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云

金華王氏誌言氏族反為婚姻病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  
妖婦乘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



金華注君誌言義役

嚴陵方君誌唐末處士方千居白雲原至今一原數百家衣冠人物為盛銘云雲來四世愚恐雲來在四世之外

金華曹將仕誌司錄而下三傳曰隨曰傳曰介五傳曰詔六傳而得公余謂此叙世系省文法也公嘗升辟雍蓋三舍法之制

永康王君誌太學生王頤之父名恬自少至老以畏諸待門戶有奪攘者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意哉

特德輔誌德輔名汝翼先墓無廢次第經緝有始祖而下十餘處春秋帥其族灑掃

邢邦用誌既舉進士得官蓋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汲上永踐其所聞自任者厚

朝散潘好謙誌娶陳少陽女得官靖厚淳質陸九淵為之褐銘陸先生誌銘先生名九齡陸出媯姓陳敬仲適齊別其氏為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少子通於陸鄉又別為陸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後居

燕之金谷有居士賀者以學行為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居第五泰始當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獨委心焉為太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鑄譙者退亦心服登乾道四年進士第教授興固軍以家難去官調全州未上以疾終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九益有味方其勇於求道憤慨直前蓋有不曰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貴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所謂仁以為己任者於此見之

家傳

東萊公家傳 國朝知泗州呂龜圖生蒙正相 太宗 真宗龜圖弟龜祥知壽州生大理丞蒙亨蒙亨生夷簡三相 仁宗夷簡生公著相 哲宗公著生希哲為滎陽公希哲生好問是為東萊公



好問生子本中而下五人孫大器而下九人曾孫祖謙而下十六人祖謙東萊先生也自滎陽公以道學為世宗東萊公早得其傳黨論起嘗阨困者二十年 欽宗立驟用之圍城中備嘗艱難力勸張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偽命論者及之迨三世而後先生為之傳蓋白其本心云

集錄

入越集陰暗變化凡一草一木接於見聞者無不模寫其生意如曰老梧離立道旁茂灌如青玉榦如曰雲稻風葉皆鮮也 有生意如曰秋水水平岸菰蒲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蝶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凡皆其游樂之趣也 謂蘭亭曲水必非流觴之舊謂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殆非司馬子長所探此為考古謂大能仁寺閣宏壯光麗然益知民力之困也 此為警語謂目五雲門重堤隱然達曹娥五六十里為省塘異時有意復湖者第修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濼矣此為有益世道蓋可

補南豐鑑湖記之所未及也

入閩錄訪晦翁於五夫而錄不全

日記

庚子辛丑日記蓋病中編詩記大事記也晦翁跋其後云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

宗法

集夫傳曾子問及橫渠記解為之謂上治祖禰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治整齊也五世袒免六世親屬竭但同姓而已欲約小宗之法異宮同財又為宗法條目以家廟為主日與朔望時祭皆約為定式云

葬儀

古禮稱哀子不稱孤子非有親服不致奠凡讀祝吉禮出左東向凶禮出右西向卒哭後用吉禮

古者但設奠具漢以來設酒食自唐潘鎮兢後廢始縛祭帷至高數



文廣數十步作鳥獸花木與馬侍從衣以繒綺靈輻過則焚之  
國朝令勅不得於街衢致祭右先生在嚴陵為潘叔度將儀禮開  
元禮書儀參定各有條目云

朝制

士一廟且於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厦祭用分至取氣之中時之  
均

學規

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為本五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為本

官箴

以覓舉求庇獻書為第一戒以下條目甚詳

事涉權貴平心看理又舍人官箴尤詳云當官先以暴怒為戒

擇善

先生舊所編書名也錄左傳以下諸史謙厚之事如薛宣密封楊湛  
姦賊狀使自圖進退如卓茂舉善而教誨亭長受米肉者云遺之

而受何故言如史弼答鈞黨云它郡自有平原自無其它甚多一  
一可觀省為法

尺牘

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其與南軒多自  
反之說若曰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濫護覆藏為孝  
不進咎實由此又曰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未足而談說有  
餘其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如曰頰之廣大溫潤氣象如曰最當於  
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曰齟齬頗多皆誠意未孚之咎如曰吾徒  
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如曰稟賦偏處須融化得盡方  
可若其它論理說經處徃徃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於南軒嚴陵  
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於晦庵則彼此訪求以求真是晦庵  
以千載道統為己任排斥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  
泰山岩岩氣象先生并包融會以和為主故常規警晦庵然道不  
直不見啓一時紛紜之辨者晦翁也垂萬世昭々之訓者亦晦翁



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觀耳若其與他人書則極為晦庵回護  
與周丞相子充諸書其勸勉丞相謂從容調娛裨益元氣殊若匹士  
以潔身為諒又謂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  
人之遽享又謂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其自謂則曰讀書視  
舊頗不鹵莽又曰至五十以後乃稍趨約其言晦翁則曰度不能  
俯仰謂沈叔晦直諒確實謂陸務觀踈

與陳君舉書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皆高明之士

與陳同甫書云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往鵝湖與二陸及劉  
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  
殊未易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又嘗與刑邦用書云與  
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  
有講論之益近嘗與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  
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  
噎廢食

讀易紀聞

巳丑課程

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君注云納晉

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改過卹下則難慮注云推此言則世  
之論毅者其然乎

春秋講義

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視講義稍不衍文

讀史綱目

以紀綱體統機括為說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謂非皆無書余嘗附  
其略於古今紀要

讀漢史手筆

所記及賊莽之奸欺豈以示有國家之警戒耶然愚嘗謂君尊如天



地道無成凡天下之功皆人君之有人臣固無預也漢末各為諸儒者以苟順成風頌莽功德置君何地末流之弊勢有必至者雖齊初心不至是也此亦不可不揭之為萬世

戒謂文帝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正嚴尤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愚謂文帝三代所以待夷狄者也

謂陸賈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愚謂賈不忍仕

呂氏分財兒曹東西遊息此寓之飲食燕樂而誅呂氏劉之功裁焉者也觀豪傑自不當責其細

晦庵言太極中庸處東萊皆質難但出於平心講求耳答朱子問仁謂愛指其用公指其理覺指其端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仁之體程子以為性者特仁屬性爾

答南軒語孟疑

簡明可玩味

答學考所問

其說多可觀惟云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後胡君子不憾也此說却須契勘蓋呂氏自東萊公失節於張邦昌故先生於議論

古今出處名節處率多陰為同獲使不相形迹緣此習熟之久亦

每覺弱了一兩分下筆時亦覺放寬一兩分此意熟味自見然用

之於處世接物極為和平若論事到極處則當觀晦庵南軒之說

陳平何人斯而乃謂世之譏其阿意王諸呂者為謗耶不寧惟是

呂許公名相也而不免權術呂原明名儒也而不免佛學故先生

於文字議論間未嘗譏權術排佛老雖其德性之寬和必亦陰有

所礙學者所當諒其心

策問

一問晉之比伐二唐之方鎮三晉之人物四立政之官周官所無及

詩春秋官播亦與周官不合皆稽其顛末而誥以意所可疑

問淮之水利夫差城邦溝自南通北今射陽湖末口廣陵韓江皆不

可不稽魏文自譙循渦自北通南今精湖廣陵故城皆不可不察



曹之方破孫之濡須齊垣崇祖之守壽陽而堰淝水梁武帝之堰  
淮水以灌壽陽他如雞鳴召伯西陵柳浦若海陵之堰皆淮之水  
當考

周之天官舍其鄉士大夫獨計府史胥徒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  
珩踰數萬千里之入何以贍之至於賓客之費歲以三百子男國  
計之為斛者六十四萬有奇為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為公侯伯加  
之為殮饗餼費益不可勝計漢自佐史至丞相九十二萬二百八  
十五負月稟踰百斛他費尤行可計而貫朽粟腐復大可疑

宏詞進卷

建隆編勅序五代為一切之法以求勝民千機萬弊罔民而納之死  
我藝祖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生齒之繁昔之法多而犯亦少治  
果在此不在彼也

拾遺

佚老庵記勸富人惠鄰里為人作論旱荀子云困厄迫之狀十僅

其三四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早荒之邦觀之則猶恨其有所  
未盡也

附錄年譜

紹興七年丁巳公外祖文清公曾幾轉運廣西公之父倉部侍游三  
月十七日公生於桂林甥館年十二歲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  
郎十九歲從三山林少穎游二十歲魁福建漕薦明年中銓授岳  
祠二十四歲從藉溪胡原仲名憲及汪公應辰二十六歲薦於浙  
漕明年中禮部第六名賜及第又中宏詞科授睦宗院教授三十  
一歲講授於招明寺明年作博議三十三歲添教嚴州三十四歲  
除太學博士兼國史編修三十五歲改宣教郎試館職明年考省  
試以病歸明年習講尚書又明年編讀詩記三十九歲訪晦翁輯  
近思錄同會諸儒於信州鵝湖四十歲再會晦翁於三衢復編詩  
記除祕書郎四十一歲校正文海四十三歲考殿試除著作佐郎  
尋遷禮部郎凡除皆兼史如舊明年以病歸復修讀詩記四十歲



黃氏曰抄  
初作大事記四十五歲當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終弟祖  
儉誌其墳

祭文

悔翁發明盡之一時諸儒或各主所見辛稼軒本以吏能稱其言獨  
曰厥今上承伊洛遠迹洙泗朱張東萊屹鼎立於一世陸象山則  
曰鵝湖之集適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  
又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龔心淨氣徒致參辰豈足酬  
議於此亦足以占象山所與鵝湖會議時不同而世之承襲者尚  
祖初說自外正論亦弗思矣善乎陳謙之祭有曰諸老異同兼包  
并容於是知當時東萊平心調護之功居多而後之學者所當過  
想云

賜謚

發州立壽舊申請接朱張為此孔煒謚議亦謂朱張與公互相剴切  
其曰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錙

藏鋒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言公調娛象山最為切覆議  
丁端祖則曰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續濂溪二程之傳  
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謚法開物濟務曰成通達強立曰成謚之  
以成夫何慊此萬世公論異端自高者退聽矣寶嘉定八年指揮

易說

諸卦皆備殆類全多是發明義禮可以玩味然特出於門人集錄非  
先生親筆亦間有語未瑩麴如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  
方丁能留藏八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  
包天於山如洞天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  
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  
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監也如  
君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欲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於寬邪正恐  
難兼受學者所當斟酌至若首句云 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極  
後解繫辭生生之謂易云注是新鮮變動之意此先生看易之大



綱學者當隨事意會

詩說

首句云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只以平易觀之此深得說詩之法然皆其門人所錄語亦有未瑩如漢廣秣其馬秣其駒此正思以禮而云欲念數起如拍舟不能奮飛此正其鬱悶而云非不能奮飛特不忍去如還詩刺荒而云田獵中自有精神不知精神正其荒亂也如碩鼠詩誰之求號而云也處無復號泣不知其預言去後無求號於此者乃惻怛戀舊之心非言他處也其他別生意義皆平易之反先生本說未必如此至將仲子一詩謂莊公待其弟之惡稔此却是先生以春秋說詩用法太深處竊意莊公當其母偏愛叔段事極難處隱忍順從乃其真情事變至極豈能預料後世徒見其後來之克段遂逆料其初心之殺段不知莊公不幸遭母子兄弟之變當人心天理未變之初其情有可念者讀將仲子之詩可見也

周禮說

言此間族黨州鄉為成周疆理天下之法言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如散利須更考天府天府等掌賤之官簿征考九賦九貢緩刑考司寇士師言士均所均即大司徒所掌之士而斟酌損益之又言師氏詔以德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甚詳

禮記說

多說曲禮學記等進修之法於幼子常示母誑一章責孟母買肉啖子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其論精矣然孟母當特買肉以實其戲言乃是悔過而善處之所謂仁術之類入君子之徑路也其解五帝憲三王乞言一章極精確有味云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不待乞言三王則從容欵曲忠敬誠懇其說學記七者之教云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全在誦說了無涵畜工夫皆反本之論訓學者最為深切

論語說



愚嘗謂聖人言語極分曉所待訓釋者字義耳又天下之義理無窮前賢天資高則領會又別故書之以詔後世耳若此外術說則不必也朱張論語說皆有成書惟東萊數條僅出於門人集錄然猶賴此可與朱張參考互發獨其說始吾於人今吾於人與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深則厲淺則揭於本文明白之中別生新意恐集錄者之誤又鄉原德之賊不過以鄉黨中謹愿之人見善非明用心非剛而柔善為衆所悅或者因以為然則反為德之賊今直謂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不獨鄉原之本心不如此竊意夫子譏鄉原之意亦未必如此前輩名為辨說雖省義理所在各足以警世而後學因之為新說至近世尤甚謹書以自防

孟子說

見梁惠一章云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說王天下自是正理太王事狄一段云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子路入告以有過云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孟子致為臣而歸一段云方其未出使人君欲見不可得及言不用道不行使人君欲留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任道之輕重保社稷之安危自古人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

他如謂康章能有悔心而獨處自省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褒貶是非為時中之義謂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孟子不與申韓而與楊墨辨為深明乎疑似之際皆警切簡明他不勝記但謂樂正子一為舖啜已入陷穽則似未安蓋樂正子孟氏高第孟子所望於世行道者也從子敖來而不能有益於子敖故孟子甚言以警之曰徒舖啜徒者止於如此而他無所補之辭如飲食而已素餐之謂也今世俗輕薄借以譏嘲誤以徒然之徒為圖求之圖而集錄亦意其貧之依附以干祿為比幾何而不實世俗之誤耶善乎先生之諸子喬年題其卷曰聽者之深淺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蓋必有窺門人之誤者矣然一仍其仍不敢竄易尤足以見先生家法之厚而呂氏之代有人先生又載陳瑩中說使



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謂了翁蔡卞所薦  
其後每事刀爭又云漢闕下之士皆以莽為周公再生而讀漢史  
手筆亦終始載新莽事獨詳焉先生豈以士風浸弱頗類西漢因  
以寓其憂患之心者乎

集錄史說

云溫公通監正欲續左氏編年左傳之終云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  
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監始於此

又云溫公論才德自分明愚謂尚有常推廣者未可見其分明而不  
察也蓋才德皆天所賦之善以其有用則謂之才如所謂天之降  
才元凱謂之才子而吾夫子歎才難是也以其自得則謂之德如  
謂有諸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顏閔謂之德行而吾夫子欲崇德是  
也才德可分賢否哉智巧小人於德謂之凶德則於才謂之不才  
如四凶稱不才子是也今溫公以智伯為才而以才專屬之小人  
以智伯亡德而以德專歸之君子此恐指後世誤認不才為才者

言之耳况謂德勝才為君子勝為小人則是君子亦有小人之才  
小人亦有君子之德特以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分而才不才  
之辨吉德凶德之異殆不暇察此又公因智伯之聰察一時立論  
云爾且以才德兼全為聖人聖人為君子之魁又為小人之魁乎  
世之賢者固多兼有才德而分量尚有差等豈得盡之聖人而愚  
人亦何至才德之兼亡耶農工之業一有濟於用皆才之類而家  
庭之事一有合於理皆德之屬區區之見如此尚得俟明師而請  
之

論李克對魏文侯問相云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正可泛論大體對

言亦然

左原為邵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慰之謂遠顏不能無過先生云所  
以開其善心

華歆少與衆避亂有獨行者願俱歆獨曰無故受人不知其義及其  
人墜井歆又獨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先生云歆少年處事子細



然其輔操傾漢有資質無學問也

郝原至遼東清議以格物管寧恐其招禍密遣西還此善處朋友  
劉巴輕張飛為武人孔明戒之先生云文武只一道自東京末高自  
標榜故劉巴猶有餘風宜見棄於劉備

孔明死蔣琬代琬死董允代允死費禕代先生云後之為相者身在  
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足以維持二十年緣當初收得人才在  
王昶戒子願其效徐偉長母郊郭伯益略如馬援先生云教子本不  
欲其言人過而已反自言

孫權疾張溫名盛而駱統表理之裴秋以為揚膏熾燎先生云田蚡  
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  
虎在山藪霍不採此不善解人者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  
杜延年歷數其罪然後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棄鍾期言不中以  
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曰悍人也又曰幸遇明君如遇桀紂則不  
免禍此善解人者

後魏原懷巡北邊興故人元厄須為鎮將者飲酒明日檢其罪與蘇  
章同先生謂不復護哀矜見其刻薄

揚搢戒子孫有忠厚遺風後魏楊氏累世孝友

雜說

左右廂起於唐本李靖兵法自府兵變為曠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  
長鎮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鎮兵得國京師始  
分四廂諸軍分兩廂自周世宗於方鎮寄括禁軍由是州郡始有  
禁軍太祖專治禁軍而廂廢為卒矣

孔子告顏子仲弓問仁先生謂亦不是孔子自說出於左氏愚意左  
氏似後於孔子安知非引孔子之言耶

王康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疑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先生  
稱其質厚翰翰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此皆士大夫變身太重羣主太淺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斗位殺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王韶初下西邊魚行水面彼人不食故也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錢荒當以力農愛粟帛救之

管仲才高只是辨不得个不做

本朝大綱目如不殺如印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  
中仁厚寬郵處皆是至熙寧王氏用事掃去盡矣

楊炎併租庸調為二稅二稅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知保不得後  
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不須與人商量若受却商量

人二三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  
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  
用者故也或問為學多為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  
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聖賢之語言

為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用工夫人總做便  
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人有干來可不可便說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南軒曰心在焉謂之敬

慶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

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為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  
分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辨詰人不少怨象山與  
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  
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  
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窺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



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耶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功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為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為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秘視孔子之說為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思孟子之說為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菴先生出始會粹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為近思錄矣然猶以無極太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為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為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為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於虛空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然人情好高誰守科級先生之垂訓雖嚴而學者之談虛滋甚嗚呼此吾孔子之所以不輕泄其秘歟抑諸儒亦豈得已而泄其秘歟嗚呼士乎柰之何不近思象山天資超悟才辨

以絕望萬古無人而獨靡然於東萊德性和平之感召亦其識象山文於數千稠衆中擢之上第稔習之機有漸而邁往之氣為消東萊因得而調娛之斯道之賴為多嗚呼非天歟勉齋先生文集

書

與李敬子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窮之捨禮何以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七八矣愚按此本為琢磨朋友而發然後學可用以自治故錄之

復葉味道語錄所載與四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之耶朱先生不敢自安而學者乃率然如此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今亦有未安處不亦君子乎是第一段幾番改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



言儒四十一卷  
愠如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者勉其所不足慎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則游藝有所不通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

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刪之乎  
與李制帥招軍不若使自結為保伍其頭目人命之以官且使守護鄉井有急則調發應援慶中所謂千戶想亦如此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計者不知其幾今兵弱如此可不早圖之乎又悉起諸郡配隸之人自為一軍

復楊志仁謂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四字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又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氏之所謂非吾儒之所謂道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生一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易即陰陽何嘗生一而後生二一動一靜生死呼吸無往非二二各有本末終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又書教官無鑒別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

復其吉父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其嘗疑其只是一樣天得奇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水者初生之揚木者極感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感之陰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終而言也去私兄以為火能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為秋耶惜曰中央有戊巳土不知何月日屬戊巳耶土旺四季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其欲作三句論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



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愚按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尚混水始生而蕩滌其間是為天開其極則降而為山川水極生火而炎燦其間是為地闢其極則升而為日星於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在也

復李公晦綱目舊本威烈前諸國征伐至殺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入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疎漏然其大法則正大的確非輩諸儒所能及

復胡叔器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禁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懼見之動靜語嘿皆是道理

與潘謙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六惟

義所在未嘗有所擇比年士大夫只揀一边好底於已則利矣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

後陳監酒犒賞諸庫乃楊存中所私置不過遣小小卒伍之長居之後雖歸之朝廷亦視為至賤之職

記

安慶府廟學記嘉定癸酉蜀人張嗣古所建安慶舊舒州也文翁興蜀學正舒之人今以蜀之人興學於舒用此為結其前用晦庵教人之說而中叙事

南康修白鹿書院記淳熙八年朱文公得洞學舊基而興之後三十有八年當嘉定十年公之子再守南康而增修之招從公之學而通其說者講授焉

吉州永新縣學記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禍連數州越數年始定永新當往來之衝縣焚蕩無存者事定而縣尉范君建學因叙慶元開禧排之之修學者為偽輕啓兵端東南困竭州縣方且括民財事



苞直此盜之所由起則弭盜安民舍學何以哉

袁州韓文公廟碑記歷叙堯舜相傳至孟子而臯陶伊尹秉朱之倫亦與知道者列自周襄至韓文公始以道自任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尊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可知矣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愚按知公之深論公之的至此記無以復加矣東坡所作潮州廟碑其文人之文哉

漢陽五先生祠記成均之法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沒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仕於其國者二程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門人游氏嘗守是邦而原其學之所自傳周先生實揭其始朱先生實成其終

鄂州四賢祠記四賢濂溪二程晦翁也此記程陳道原之自出以及

道統之由傳可以成誦

和靖祠記謂其歷險難而不變處貴顯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為程門退然如愚之顏子

徽州朱文公祠記文公稟高明之姿弱強毅之學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李賈之祠記賈之蜀人李道傳也以不及執經朱先生之門為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誦首與之交篤信力行卓然可敬

仰止堂記丞相正獻陳公招晦翁館其家其子大府丞憲嘗摠衣焉思之而作此堂

敬義堂記為長溪楊吳老作

劉正之遂初堂記言子弟不淫於富貴之義可讀

鄭以山怡閣記明兄弟之義

重齊記為家抑作言以弘毅任重



無欲齊記為家撰作發性靜無欲之義甚明

毋自欺齊記為蜀李德進作以當一為知行意甚明潔

樂斯庵記劉章堂舊居之旁章貢曾堅伯所築

瑞運堂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

龍門庵記謂學以充其所稟之氣庶博碩宏偉無負茲土之勝

擊短堂記為萍鄉社倉作

戒殺記若省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免分外過求不可以其

說數釋氏而不思也

序

輔仁錄序朋友列於人倫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鄉飲酒儀序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羣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

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

會表兄弟序以正月十日六月二十日酒者相會世俗埋下之詞

闡米鹽之賤謹勿出諸口

元平宰邵武序叙其氣豪而幸有志於孝願以志師氣則氣足

以資吾自治之决且厲其式尚書黃公之問其必有所感夫春江

渺弥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蟄藏者乃天下之全

功君尚勉之按此序極可玩味

方明父歸岳陽序尊晦庵之孝蜀有李貫之后得家本件今又得明

父而明父又言番易曾師魯之為人因告曾孟以剛毅而傳

書襲夢錫編晦庵語錄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

書不若体之於身者其理實嘉定癸酉七月書于臨川

雜著

曆銘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一盪象六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祖精紛

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小無大本一理

醉床銘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安慶勸諭榜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為甲號曰甲軍大



敗周師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固習雖有強敵莫能為患又唐咸  
通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  
皆為菹醢况貨財能保之守相師出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  
斷橋固守賊不敢犯况我淮民

臨川勸諭榜謂工於訟者自絕天地毀辱父母破蕩家業殃及后代  
言其精到可為世戒

晦庵先生行狀目延平李先生李於豫章羅先生云至是殆天所  
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共八板當別錄成誦

墓誌銘

知呆州李道傳誌銘隆州井研人逆議見脅君抗節不撓進官二等  
為太常博士請以周邵程張五人從祀知真州築城又築城外兩  
名垣浚二濠决州之東北陳公塘以水為阻築倉儲糴補忠勇軍  
按閱弩手民兵請六合戍兵取拓拔魏大武士木偶殺江中為江  
東提率行厲部劾貪吏十餘黥逐胥吏百餘人釋控獄二百餘人

建寧池陽戍將之杖統制官者分眼宣池歙三郡除兵部辭得果  
州以郊歸卒年四十八愚按君蓋蜀人尊信文公道李之倡也兄  
心傳以史李顯弟性傳后仕至執政有為心傳後各獻可者其子  
董叔重番場人名銖晦庵高第方為李之禁嚴李者多變節逃散叔  
重正色論之翕然以定晚年登第仕止金華尉

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  
李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  
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  
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  
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仕負荷如輔漢卿疑惡  
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安樂由声色臭味者為人心  
由仁義礼智者為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為垂教而伏羲文  
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判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  
皆一一辨明不少怨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



黃氏日抄 言傳四十卷 十二  
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  
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  
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  
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  
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庵歿后講孝精審不  
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  
川新法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上在入耳目  
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  
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髮髯晦翁翁不為講  
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孝者嘗曰人不  
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过情欲利害  
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斃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為  
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勉齋之生雖在諸儒后故以居乾淳三  
年先生之次明晦庵之傳在焉 (黃氏日抄卷之四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在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必然若子陵意  
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釣臺以璜溪巖願對起而總之  
云聖賢遇合自有時縈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作記不取子陵  
也又恐貶子陵太過

江上夜行詩水壺激灩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用乘槎厲東海  
一江星漢擁行舟

望湖樓晚眺詩斜日侵簾上玉鈞簷花飛動錦紋浮湖光寫出千峰  
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鷗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



待東窓月注目晴雲獨倚樓

書

上淵聖皇帝畧云自崇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卽卽載鹽而歸自胡師文以糴本獻羨餘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每路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糴貨務諸路一無所得太宗嘗謂倖門如鼠穴不可塞蒿工扼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自直達鈔鹽之法行而田綱無所得願捐數百萬以為糴本棄回運以養舟人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戶多逃亡至追捕拘繫之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二三愚按龜山當時事之艱難而陳民情之纖悉如此救時者可觀矣

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淵聖召先生置練垣七月乞致仕得祠時年七十四

明年高宗即位召赴行除工部侍郎侍講建炎庚戌致仕九奏狀皆其辭免狀

奏議

謂童貫為三路總師棄軍而歸朝廷不問梁方平何灌相繼而遁又置不問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矣又謂宰執首為竄一自全之計亦宜稍正典刑此聞士民伏闕詔書大臣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

姚平仲殺略相當未為大勦寧忍坐視而不救姚占种師平劉光出皆一時名將乞召至榻前問以方略

李邦彥李鄴皆國人所共棄今以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士庶讀者皆銜恨乞收還榜示

乞罷茶鹽云仁祖會糶茶淨利均為茶祖使自興販今茶祖如故而糶法愈密是糶之又糶也周世宗以河朔鹽息均之人戶熙寧中有議再糶者朝廷不行今鹽息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



黃氏曰  
江浙有蚕鹽今蚕鹽不支而償給不免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  
茶鹽司

乞出師云金人駐兵磁相攻劫無有紀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  
也彼見吾高城深池宋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與之  
交兵忍而不敢怒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而自巧  
也

乞罷趙野云今自李邦彥而下廢罷殆盡獨野居職如故乃建請士  
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以主字為稱謂者悉禁  
上皇廢格不行而野泰然自如

乞黜責王雲等云童貫梁師成李彥皆天下所共嫉宇文虛中王雲  
皆童貫腹心韓駒諂附李穀獻賦入仕寅緣師成躡典誥命王子  
獻在京東與彥為姻好依勢剽刻近見除向子韶為京東漕其人  
操守堅正允李彥黨與宜委之究治

乞罷孫覿和州乞用朱震充博士乞追還元祐黨人舊職乞誅姚古

正其逗遛不赴太原之罪以肅軍政

謂王安石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  
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應奉花石竭天下自奉之說倡之也  
安石釋鳧鷖守成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  
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其後蔡京輩輕負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  
此說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  
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湖外望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  
之嶺海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  
而去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欲中傷不可不察夫以二十  
餘年之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柄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  
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  
國無人矣

與宰執劄子慎令當於其始

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熙豐未之



有改今茶法獨許根究

書

答吳國華王氏奉佛至舍其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  
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

寄愈仲寬建劔汀邵之民多計產育子吾郡吾邑惟順昌獨甚富家  
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一男而已

答吳仲敢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固有仁義而仁  
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愚按吾儒言仁義道  
德異端提提仁義而專稱道德故韓子之闢異端專於此辨之天  
下無不善之仁義故曰定名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德有吉  
德有凶德故曰虛位虛位云者如一空椅子好人也可坐不好人  
也可坐吾儒由仁義而為道德則實此虛位道為君子之道德為  
吉德異端弃仁義而居之則反是矣其說可謂工甚而程門或以  
為非今龜山之說專卑仁義而尊道是正溺於老子之學耳

答練子安書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今使吾徒耕稼能之  
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今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為傭  
中瘠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間之為也與其死已以  
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

先生語錄其間頗有失真者與游伊川語錄舊惟羅仲素編今行李  
已遭賊父與胡

與陸恩仲聞吾友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曉世之  
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邪則廢人倫逆天理將以求福田利益則  
與世之行謁公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

上提舉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  
與劉器之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與翁子  
靜書云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愚按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為  
一此溺於佛氏無人相我相之說耳

答陸瑩中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



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積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又書云太玄之書子雲覃思渾元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疇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為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又云溫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楊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以孟子不異於孔子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亦

未盡信也

與李泰後車駕駐永嘉若入閩中則是吳中原集之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不知隆枯可以安居彼否

與廖用中工四州軍殘破持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

與吳守書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

與胡康侯斗綱之瑞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而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又云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墮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墮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愚意災在殺菽不在墮霜也朝廷著令故稅不許過三分是預為罔民之具以資哀刻之吏耳非



今之善也

答練賢夫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群起而非之

記序

陳諫議祠堂記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潛茲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人莫知其非也陳公登中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鄧文伯自序文伯初名平夢神人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乃以洵武易之而先生字之文伯

送吳子正序云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此篇序述極瞻

應用兩字見吾田曹文集序

論語序以伯樂論馬為證謂道不可以言傳愚恐以禪學陰移正論也

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見中庸義序

策問

鄉二千五百家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不冗且多乎

答問

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故敢以夷俟孔子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不以毀譽動其心孰能至是愚按孔子告以幼不遜悌至老而不死是為賊訓之也非謂之為賊也以杖叩其脛者蹙其夷踞使之起也非杖之也原壤放肆而孔子愛之以德非毀譽也龜山之尊原壤如此蓋溺於方外之說然方豈有外耶

目錄論辨王

上問張端河北監議對曰今且以變通財利為先九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宣著為善之名而陰收為利之實此五伯假仁義之



術王者不為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正此意

若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阻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陛下抹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覈論曰立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以力勝之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漆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活十五萬人性命論曰鬻祠部取之力本之民其徒益繁其蠹益甚未及賑饑先困吾民

上問誠明余曰能不以物累其心者誠也論曰誠者天之道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

陳升之不肯簽條例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論曰口給禦人

興事造業不顧流俗周公營善墮惡柴世宗斬大將二十七人論曰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以惑聖聽

朱越知建州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建州知州自來中書差遣不足挂聖慮若臣不足信便改命忠信之人論曰於君臣之間恨復如此

求叔以韓琦為社稷臣不免附麗邪人如呂公著象恭滔天又云陳襄附下周上雖放流竄逐自其常分又謂求叔與一州即襲一州

留在朝廷則專主流俗又云蘇以方命殛其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未盡法論曰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

頌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

保甲論曰并田法廢民無常產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驕脆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轉為溝中瘠惰游姦凶散而為盜皆理之必至也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論曰雖庸人知其不可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墜而天下血任理而無情故也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論曰不知何所據也以陛下憂恤百姓為不知天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愚按安石勸人主以誅殲賢人罔取民財竭天下之力以為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以其詩文而列之士人謂其清苦而目以賢者不知正其齋好之具也中原傾覆實由於此何忍言之

字論

蹇字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蹇蹇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論曰陰陽非蹇蹇所能帥也紅紫字紅以白入赤火革金從工凡色以系染也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論曰不知此者何義愚按字法不一大要以音義入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以其為虫故從虫者義也工與紅聲近此與紫聲近從工從此者音也從系者義也何有他說而安石紛紛如此如龍字從竹從龍亦以音義共

成之安石謂若龍者亦可籠焉而龜山辨云龍非可籠之物愚其聞真龍友對上以龍字為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丘隴之隴從下龍豈在下隴隴之隴從月龍豈從月耶觀此可以類推

跋黃初翁親筆詩詩即有客來相問四句身敬者從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語

行狀

先君行狀兩劍州特樂縣人世為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堊石

龜山

李子均為餘姚縣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鉦鼓皆鳴更相疑為盜路鬪殺傷十餘以繫蕭山獄吏求主名不得連年不決趙清獻檄公治之公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具聞于州杖遣之

李資政黃履之甥丞相李綱之父爵至隴西開國有政績御史游定夫名酢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歷守四郡從二程有中庸



義二南義語孟雜解文築藏于家

忠定公錢即兵越之宗屬毗陵宜興人守西邊有功詆童貫均糴法  
求州安置上思其忠起知青州太原府量敵慮勝動中機會蓋邊  
將林

陸少卿愷既第薦試學官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  
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

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

向子韶文簡曾孫以相門后族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公勿  
游賢關苦學不少懈曰家門衰替敢自惰乎知蘇州吳江縣太守  
孫公傑欲一大保置一鼓撥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  
聞公執不可曰開爭自此始矣除開封右曹薄李彪欲論蔡京之  
罪除夔路還州力止開溪州及止移築瞿關其後守陳州巷戰罵  
賊死謚忠毅

周憲之力疏童貫蔡攸之罪忤王黼不交梁師成

樞密曹輔初為正字言時政王黼詰之編管郴州淵聖召為御史六  
遷至樞密每爭和議及請決水灌虜營唐恪不可何真信妖人郭  
京用六甲兵公力爭不從虜以康王在外令還京師公密啓上止  
之張邦昌脅公不從虜駕至南京薨  
按先生為誌銘多渾雄平實往往類歐曾獨其載人學佛許以善  
知識不可曉耳

經解

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易於程門理義  
之孝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為顏子事見龍為孔子事九三為周  
公居攝事九四為顏淵未見其止飛龍為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謂乾象非聖人不足以  
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  
求加為哉

詩春秋孟子略說數章論語則經筵講義每章歸君道言之

聖



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於事甚至謂其不必出者不知我  
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之力也方宣靖間群小滿朝橫政  
四出夷狄乘隙反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革  
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則盡無之矣故雖無救一時  
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懌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於斯信矣蔡京小人誤  
國大罪尚能因張翥譏切之語起龜山於羈困之極蓋京之進  
身本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尚有豪髮不可泯沒者近世誤國  
者至狼狽而

者讀龜

龜山先生語錄

學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為仁必有孝弟推之○六經不言  
無心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  
愚按此論甚正

莊子逍遊游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  
其所無事

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曾孟正相反不知龜山何見言此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苟害於義一介與萬鍾皆不可○諸葛

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諒君未嘗用數○

馬周言事每開入主一線路終不如魏謩之正

右皆正論可振流俗

常平法寺舍歲用有餘以歸官賑民

按此法可救民命之萬一今士大夫不惟不能行反務黨僧寺  
以奪民產

先生不敢解經曰有勸正叔出易傳者正叔曰獨不望某之進乎  
按此說則近世紛紜解經者可戒矣

試教授宏詞科是以文字自售既得官矣又俸求榮進

按此可警流俗



象殺舜事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而已。太公進退隱顯各得其當。○黃叔度李充其德雖顏子可至

按此皆審理不以經史為輕重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明可也

按此論入主可以深省

謝安折屐安知非偶然乎。○人當無利心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君子以天地為量

按此皆厚德之語

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按龜山以伊川為師學孔子者也其說如此何哉然世之不為

龜山著寡矣右荆州所開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按此提撥最得要

曹尚書按言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一飯亦

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為雪竇之言之驗龜山曰此猶以利言也

按龜山之言善矣然人以氣之聚散為死生脩短有數已一定於此氣稟賦之初非奉養之厚薄能為伸縮而所養之厚薄亦自有定分人不過順受其正但奉養菲薄自是有德之事豈緣是而身可久存乎元厚之減飯壽亦不過七十世享期願之壽者未聞皆因減飯而致然則豐尚書不惟不當言利初亦無利之可言特信異端致泥耳

易難解聖人嘗釋其義即解易之法

按易即是解矣伊川附以義理晦庵原其本始易大章明矣今之解易者滿天下是皆未知先生所謂難者耳

堯夫言畫前有易龜山以十三卦為言此時十三卦未盡也

按繫辭作於十三卦已具之後所云蓋取諸乾坤云者始謂其義合於此耳蓋者非定辭也堯舜雖聖豈能未有此卦而預指



定名以取象之乎且堯舜之時八卦已畫亦不可言畫前之易而十三卦乃演卦非畫卦也畫前有易堯夫不過言此理素具耳何以證為

魯桓公六年生莊公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如齊與詩序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合

按詩序乃後漢衛宏所作不可據縱當時魯有此言亦因而指斥以譏之耳豈真以為齊侯之子哉

今日學法荆公之法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亦不能善人心

按學法始於李定荆公所任也再增於蔡京久而弊益甚且但

不能善人心而已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此其所以為宰我  
按龜山嘗稱齊宣王自言好貨好色故孟子言足用為善古人  
朴實不欺如此後世飾偽耳

顏子愛空聖人則一物不留於智次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故不取

按一物不留恐類禪學億則屢中孔子亦取其中非不取也至誠可以前知其義又別孔子亦必不盡以此律人

易言利見利用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

按利見利用止言卦爻宜如此耳恐與罕言利之利不同右京師所闢

王氏修身宜足化民然卒不逾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無誠意也。先生經綸本之誠意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

按論治如此得其本矣

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石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

按龜山極守正此論乃默周勃之守正容陳平之詭隨恐亦一時偶然之言否則錄者誤耳

章鄒公中書坐殿地陷徐起使人填之還家亦不言



按此真有大臣器度聞風者亦可龜勉要在有定見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每曰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按此最為士大夫從政之要

中書偶倒用印萊公勾吏人行遣密院亦偶倒用印王文正公不勾吏人云不可學他不是

按此平心處事一惟其理不特善處同官窒嫌隙也

東坡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此說本佛夢初之說九層臺銘以衆竅呼吸為天籟此說本莊周地籟之說

按東坡才高而熟於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於佛氏之言性

居養安濟良民而養游手

接近世真有此弊士大夫好名者多為之往往流患但名曰惡

政章之亦難

今法太嚴密如何行得

按此語極中時弊故愚終政以來惟有酌情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

按龜山以此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世徐霖以不語為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蘇明允權書衡論意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龜山謂用兵只見搔

擾天下何時息育○秦少游進卷欲以五路歲出一路擾夏人龜山謂五路合均尚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可當之乎○神考問朱公

按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按對願陛下禽獸畜之

按載此三事言兵者可以觀矣

荆公以賜金付蔣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

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亦豈惟賤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古惟武夫多殺與權臣多私自



視憊然妄意福田為可免罪而為之如兩浙田莊多歸僧寺吾民無所謀衣食又反為其所殘其福始於吳越王盛於張俊楊沂中及韓蘄王而增壯於嘉定之權相未有清修士人而為之者也荆公士人而亦為之豈不悲哉雖然彼方以為善用其君之賜本非有賤之心也但蔣山興而王氏滅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為可憐耳

正叔云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多凡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說話令自分明孟子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按此亦切中時病要以明理為主

天下之習不能蔽程正叔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

按此提要處指示人極明切右餘並所聞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妄自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

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毗陵所聞

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如許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蕭山所聞

按附會至此可怪可駭人心一至陷溺是非即成顛倒前輩尚不能免後學可不自懼乎夫龜山本程門之高第也

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挾數用術苟就功名者決不許之可以垂訓萬世使不聞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橫渠思索高深徃徃莊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入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并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



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於剛大哉

上蔡語錄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

按此上蔡語錄第一條首句也異哉

自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彼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

按此何等法語而發於程門弟子之口乎捨曰尊佛闢儒而姑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之理義有終不可磨滅而矯其辭者乎

孔子事君蓋禮當時諸國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

按此人道之常孔子安行何張皇為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数之間明道則不然却從敬入

按教人以禮非誤人之事溺於刑名度数門人過耳程門教人以敬而上蔡談禪又將誰咎且刑名度数特不可專於此而流於刻耳要亦天下治具所不可廢之事豈不尚愈於談禪乎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天者理而已

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按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知似是而非去智乃異端黠聰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亦似是而非欺誑衆生非士人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稱佛氏敢自尊大之說又自相反

溫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按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却是溫公不久而薨然雖紛紛終賴元祐收回天下戴宋之心迄濟中興伊川若用事勢須別有斟酌以此少溫公則未可

王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下殿便乞去

按一語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除



擬未合宜如趙韓王事 太祖再三以進可也魚羹飯自是儒  
生之常非要君之具如荆公下殿便乞去此無禮耳執拗耳上  
蔡謂其養得氣完也奇特血氣何足尚而奇之耶

呂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說 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  
般

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

按今本作分造化

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  
不施工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問今年雷從甚處起伊  
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明道云  
要傳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  
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  
夫驚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

按上蔡論堯夫極公所載二程語極有益學者

明道善言詩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云云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云云歸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猶韓愈謂魚水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按此最得詩人之趣但上蔡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不用私意  
恐察非察見之察察乃昭著之義耳孝經曰天地明察

只如喜怒哀日消磨任意喜怒都是人欲

按此上蔡自言用工處極切

子路冉子被曾子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皮裏渾沒些  
能解豈不快活

按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之對  
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  
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  
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歷舉子路冉子之說皆



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曾子浴沂詠歸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特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軒先生作風雲亭之詞曰希蹤弓柰何盍務勉乎敬恭必若此斯可明孔門之本旨絕異端之影借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雖已上底資質始得

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然乍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叔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佛學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柰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即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心之務

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一語學者聞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緇徒報仇昌黎耳側隱之心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與伊川別一年只去箇矜字伊川謂此切問近思者也

按於進學為切

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儒之仁佛之覺○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

按凡皆以禪說儒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按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嘿識為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言語者不同學者宜辨之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按此語亦忍矣上蔡本儒者而其言若此正因禪以覺為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至此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

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按天下之理一也荆公勝流俗之說既不可施之政豈可施之學耶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

摠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識箇禪也自得是中心義理不為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賢之言明白如日月摠老欲移就陰暗處變為歇後險語作禪家影子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摠老曰必曾遇異人來否不敢與爭辨不知上蔡竟何如耶上蔡語錄始於於意云何一條終於此一條錄者何人注意如此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誇名利不得而動殆為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學所入雖

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既歿往往羞於言禪陰藉禪學之說託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於禪此其弊則又甚矣

上蔡語錄雖多異於程門而程門兄弟之格言多載焉朱呂二先生已取之入近思錄矣

尹和靖文集

和靖諱燾河南人尹師魯之從孫也八歲而孤年十七蘇昞告以科舉外更有學遂往從伊川先生十九應舉策問誅元祐黨籍不答而出即弃科舉大觀元年年三十七諫官范致虛攻其為程頤羽翼靖康元年年五十五神師道薦寘經筵辭賜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其家殲焉先生死而復蘇匿山谷間建炎二年劉豫劫之不屈匿巖水谷中紹興二年隨楊彥中入蜀五年范冲再薦除崇政殿說書



黃氏曰  
卷一  
發詔津發至七年入見行在所時年六十七發遷至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發辭得差提舉太平觀寓平江虎丘西庵明年七十致仕子婿  
程暉為桐廬令往依之是年冬子婿邢純為浙東撫屬又往依之竟  
歿于會稽寓舍年七十三凡先生之始末如此文集不過辭免狀與  
嘗手書聖賢之訓於壁者其所謂文不過詩六首書簡跋語數四耳  
蓋先生平生未嘗為文此外僅嘗承詔解語盡其進論語序有曰先  
生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  
惟無益害又益焉蓋和靖恪守師訓惟事躬行程門之傳最得其正  
其餘論說盛行者率染異端先生此語蓋有為而發然天生人才分  
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  
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度何時忠臣勇將廢置  
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而不救一時大臣方且連年趣迫強致先生  
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  
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

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假傑以艱難白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然先生去國賴有爭和議一書嘗與秦檜忤

本朝理學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為最顯龜山不免雜於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於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充高而弊尤甚其於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惲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早老一脉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蓋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於佛者焉和靖力辨程門之語錄為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辨和靖之說為非然



黃氏日抄  
諸儒四十一卷  
九  
晦翁搜拾於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說尤的今觀  
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  
程氏既歿楊謝諸人附益耶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於編錄猶  
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方辨  
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

橫浦日新

橫浦日新者故禮部侍郎張公九成之語門人即曄所錄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橫浦曰不然過失正儒者所  
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人方求過聞過則喜于路所以喜者是  
中其悔過之幾大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幾

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楊龜山告廖剛尚書以舜蹠一章剛即入見龜山龜山曰子其詳之  
恐子誤以利作善爾

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江河

用明於內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

陳圖南謂神放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造物所深忌天地間無  
全名子其戒哉愚謂圖南能知人預憂放之敗名節而預戒之耳



此當歸其責於放不可諉其數於造物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又曰君子為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又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周上矣凡皆橫浦精語近世好事者刊鬻為屏銘右皆有益處

首章曰不怨天者能容天也愚所未曉又曰所倚在理則為和恐亦不必用倚字子思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似無以上之矣

解師冕見云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瞽者尚詳委如此聖人氣象可知愚謂此豈所以論聖人哉

謂韓文公上宰相書略不知耻愚謂韓文公平生大節何可當也豈無耻求進之人哉孟子固嘗言孔子三月無君則弔矣後世律逐為高終敗名節者則可責耳而責文公真情求自見於當世者乎

謂孔子卻乘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愚恐孔子之盛不在此

謂孟子歷論養浩宜當時謂迂闊愚恐見謂迂闊者以其言王道非謂言養浩也

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為仲虺戒湯以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有亂侮人者必有亡愚謂此添外字而改經文恐非仲虺寬釋成湯有懃德之本旨

謂與小人處切甚苦之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吾為君子矣愚意此橫浦動心忍性自得之驗也然不可以訓使他人與小人處又安之而熟恐亦化而為小人不自知矣

載尹彥明從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愚謂恐多聞非毒藥之比

載陳列平蔡君謨匍匐而入恠僻如此愚謂此非恠僻乃不曉經義耳匍匐乃聞鄰人之喪倉忙即往之意豈以身伏地而行故為赤



子匍匐之狀哉

謂家語載父子交訟孔子不加刑乃同控而囚之三月之後父求止訟而釋之謂聖人感移人心之妙愚恐孔子之感人心不如此而家語未可盡信也

謂夫子語無隱乎爾之一言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失恐亦未然而不知機用何等語

謂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云衆人過量則亂惟聖人不拘於量多寡皆不及亂是以蓋行無筭為聖人歟

謂惠迪言為惠即吉非順道之外復有吉又謂張思叔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為方寸內之亂愚恐皆是於本意上求加一等

謂人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文二公愚謂如果師古人孔孟杜蘇恐不若是其班而於杜蘇尤加重焉不知何說且凝神如見不過佛氏之心西方佛之說縱能恍惚如見於學亦未見益處

謂人有此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近世湯慈湖之說蓋出於此愚恐此釋氏識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文之絕四者明人之言謂孔子戒慎勿為之目非空也非高也

謂顏延年贈蔡篤詩大有變風之思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有古詩人之風劉公幹贈從弟詩有國風餘法皆未必然恐特一時誦詠而喜之耳

謂史皆晉隋小事謂唐高祖取天下賴有世民謂唐太宗納元吉妻為唐無家法始此凡皆不待言者惟言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乃欲自為計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此是以誅其心右多可疑處子家舊畜犀帶一勝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橫浦先生憂深懼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游杳老浸淫佛學於孔門正學未必無以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



可不審其說因錄其說之有益後學及其可疑者分列如右又  
有所謂傳心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為清淨法身率性  
之謂道為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為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囑聞  
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徑而喜談樂道之悔  
庵嘗謂洪适刊此書於會稽其患烈於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  
學之要毫釐必察其又既賢則其書唐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  
不其言之以警世也蓋上蔡言禪毋明言禪尚為直情徑行杲  
老教橫蒲改頭改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為禪是為以偽易  
真鮮不惑矣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誼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  
康擊街築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今謂之學  
思問辨者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弄益贅助勝崇私重其術必長  
其負恃蒙蔽至理并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

自暴自棄之人

與曾宅之書謂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  
未至如今人浮論虛說認悠悠無根之甚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  
真所講侮聖言

與劉溥叟書向時繆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乃未肯遷裕繆妄之習  
迂廷苟免如寇盜已在此固不肯伏罪

與胡達材書承示所進深見嘗學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  
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

與戴少望書戒賊陷溺之末元則亦安得不課其進

與徐子宜書謂端鄉藩叟成之溥叟諸人自相切磋皆自謂有益其  
觀之甚不謂然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設行最大害是名為講  
學實乃物欲之大者近來講學大率病此

與傅子淵書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集義乃積善耳近來腐  
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又音云達昌問學



者雖多亦多繆妄嘗謂一等無知庸人難於鑄鑿此等固不足道  
與傳聖謨書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近來學者多有假  
見虛說凡所傳習祇成惑亂

與包敏道書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惟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狂  
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之地者必衆人  
但能退而論于智愚清濁之間是惑庶幾乎解道術之是非和正  
徐而論之未晚也

與包敏道書謂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與林叔虎書謂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講學於晦翁  
之門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世固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  
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沉痾纏綿有甚於其心為小人者豈  
不重可憐哉

與包敏道書世習弊故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  
私說却誠拒致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

與胡無相書惠書憂憫俗季傷悼邪見深中時病

與董元錫書今流俗不學之人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  
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平日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  
其重厚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  
捨我其誰哉

與邵叔誼書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以重其繆妄之意茲  
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其得元晦書其  
蔽殊未解然其辨氣窘束或恐可療也

與趙然道書當今之世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  
與趙詠道書兄謂諸公傷於著書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  
為蔽故敢於著書耳又書云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也之必為而  
傲知學之士哉

與倪九成書謂其俗見膠固習俗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捨譬如小  
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



與張季悅書承諭新工第流俗凡鄙之習繆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  
與郭邦逸書垂示晦翁問荅良所未論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季者必已  
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皆是曾禘  
不明撰得如此意見

與鄭溥之書元晦講季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與嚴泰伯書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曾臆

與胥必先書往也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

與姪孫濬書季者之不能知至矣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陶贊仲書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

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

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時即無窮理之人

與孫季和書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蠹賊

以自抱適由君子觀之正可憐悼耳石應之迷於異端至今茅塞

季和尚未能及應之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

也苟以其私偷譽來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季其所賞

不足以當所借之萬一耳

與傅克明書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

與致政足書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况

今人乎

右皆象山排本朝道季之言也愚按孔子指凡非所當習者為

異端孟子獨指楊墨為異端自唐韓昌黎至本朝濂溪伊洛及

乾淳諸儒皆指佛老為異端象山則力辨異端不專指佛老而

自孟子歿後以至當世千五百餘年間凡講季者皆為異端且

謂心本自虛理本自明凡言講季窮理皆是異端邪說未知然

否然講學本孔子之事而窮理又六易之言也謹錄如右以俟



明者請焉

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太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其運未嘗頗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遽然曰必變幾何而不敗迺事哉

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本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謂呂伯恭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亦滿何憚而不愾然改之乎於此而改之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

讀得文字熟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大抵讀書誥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光月明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注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

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而足以愈疾而已

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亦以為死有餘罪○欲中閃隔更卒必陰世

其事

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日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

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深泉與雨澤亦相

表裏故動早則微動晚則微今先啟蟄而動則不及夏矣

金谿陶戶大率皆農隙時為之農業利薄其米久矣當其隙時藉已

業必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

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

容心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字亦不經見其原

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昌黎與李詡論文有曰平心而察

之無心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於五官最尊最大心

當論邪正不可無也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當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單食瓢飲時見饜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

祚德廟始末初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請祠程嬰公孫杵臼得其冢於紂州太平縣趙村立祚德廟徽廟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廟於棘寺基二十二年徙青蓮寺側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科舉取士久矣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自勉焉由是而進於湯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

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此白鹿講義

陰陽即太極也五行即陰陽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即土也以其民命所繫別自為六府總之則五行也

右皆象山心平氣定時所言未嘗不與諸儒同也

與舒西美書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請充更直截如前日

與路孝彬書竊不自揆區々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與董元錫書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朱子淵書舞雩詠歸不敢多遜

與張德清書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

與劉淳叟書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

與蔡公辨書吾兒符之造語亦勁健亦是稽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

耳

與饒壽翁書蕃姪問雅沉静深造自得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而其涵

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



與豐宅之書標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賊資醇雅又博通經史而射御  
筆札皆絕出等夷

與姪孫濟書曾禁城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

右皆象山自誦其學謂於千五百年異端邪說中超然獨會孔  
孟之傳者也象山兄弟六人其長總家政其次堂藥寮又其次  
修職君恩科出官已稱盛德而象山與梭山復齋稱三先生皆  
稱學者宗師而子弟之秀出深造又復如前所云然則千五百  
年皆陷異端無一人知道而象山一門一時聖賢層見同出乃  
如此其盛豈不異哉

輪對劄子

一言事君當用情以魏證為證凡三百餘字而未及身之所以用情  
者將開其端欵二引漢武帝言任大而守重凡二百餘字亦未及  
時事將有待欵三言知人之難不言堯舜而以管仲韓信陸賈諸  
葛孔明見知為證亦三百餘字將待君之知而後言欵四言事有

當立至者有當馴致者亦三百餘字而終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  
言細事始言陛下之志豈非好詳之過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  
言其好詳不過一語云爾

右象山為刪定官時奏對如此自此又在朝五六年再距對班  
纔數日忽除將作監丞為王給事所繳而不及對矣未知其所  
欲對者何事也惟其與李成之書云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欲俟  
再望清光翰寫忠蘊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之  
不遇哉愚意即其言而推其意若獲再對必有可觀當不止如  
前云云而止象山之門人傳琴山與陳習庵書云朱梅庵得象  
山奏篇極其賞音而其終則有曰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象山  
復書云其自以為所享所蘊竭盡於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  
不曾撥著之疑何耶文公却別無說愚按晦庵象山集中皆無  
此書而琴山言之要非虛語但平心而觀未見所謂竭盡之說  
而象山自言亦云粗陳梗槩又與竭盡之說不同當諗知者



王荆公祠堂記此記滔上二千言其文凡十數轉換如蛟龍不可捕  
 逐其始歎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老氏成其私是貶老子矣俄乃  
 收之曰子房之師矣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  
 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豈方貶老子而倏又尊之歟則復舍之  
 不言而翻言孔孟後陵夷千百載 裕陵忽得公許之似過矣即  
 轉而譏公孝不足以遂其志既揚而抑可矣俄轉而歸罪於當世  
 之排公者方抑公之孝不足矣俄又大稱公掃俗孝之凡陋道術  
 心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既稱之矣俄又言其小人投機檢校得  
 志豈將博之以盡其情欤繼又援中庸為政在人一章盡總而歸  
 罪於熙寧爭新法之諸賢與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謂悼公此孝  
 之不講而為之記凡文字十數轉換之間無一相回顧此其文法  
 之出奇真如蛟龍不可捕逐自有載籍之所未見此固非后孝所  
 可窺測然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豈文法之奇所能使之易位哉

熙寧無諸賢之力爭則坐視民生之荼毒而噤無容舌固非其國  
 矣元祐無大老之力救則民生不復知我宋之恩馴致板蕩民將  
 不復戴宋中興矣奈何以荆公之罪而罪之且既謂荆公孝不足  
 又言惜此孝之不講何相反欤嗚呼三經字說世固猶有存者苟  
 欲講之何難顧天下不堪再壞耳

右荆公祠堂記愚初見莫之曉以問友朋唐信州信州答曰象  
 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言仁義此等議論若  
 不別曰言之他日為人心之害不小既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  
 以佛老異端之孝貶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斷曲直最其甚  
 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  
 執拗相類尚可諉氣稟之偏或故為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恠愚  
 得其說讀之快然始窺此記果有未安不可尊其人而不察其  
 言也再詳錄象山文之言記者於下方唐信州字景實有高識  
 紹興人



與撫州守錢伯同云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

此孝不明至今吠声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此得倖車

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諉不竟喜溢支體蓋茲事聖壽深願自是

一發舒之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遺納錢伯同南渡初長公主之孫

與胡季隨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孝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唯同志之士猶

或不能盡察良可慨歎

與林叔虎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矣

與郭邦逸云宜章孝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

紀也

與薛象先荆公之孝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

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

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與固贊仲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

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

雅說第一篇自注云此篇本有感於荆公事而作其說大略謂苗民

歷堯至舜又數十載至禹受命徂征而始服周自后稷積德而商

之頑民乃至三世不化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尊而以其有

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幸世莫辨而辰以為懲豈不甚可

歎哉象山此說蓋歎荆公之不終其用也不知荆公若終其用我

宋當如何

右又象山自請為記於郡侯又自譽其記於友朋間者也象山

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姑以斷公案之事而譬之凡斷公

案直則云直曲則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處如此曲處如彼

亦兩下明白可也今觀其記倏以為是倏以為非又倏以是非

而混言之十數轉換卒無定說如臨歷州縣監司翻訴之案迭

勝迭負前後反覆彼州縣監司所出一人之手所見不同固無



可憐今此公安斷於象山一人而自為矛盾費辭若此象山豈  
由筆者乎荆公新法之行天下騷然盜賊群起夷狄禍結甚至  
神考因喪師十萬臨朝大慟遂及於臣子所不忍言向非元祐  
力救人心幾不再合我宋何以中興此熙寧以後昭然之案歟  
也象山初欲使元祐分罪本使元祐獨受其罪至謂反覆其手  
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此如縱火者放罪而焦爛  
者代罰誰其受此屈斷乎凡斷公安案亦須氣干象山此斷幾於  
恣筆蓋自堯舜之聖為萬邦之君猶必舍己從人猶于眾庶以  
孔子之聖為萬世之師猶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若夫獨稱一  
己為是而盡斥天下為非自古未之前聞也謂天下之言政者  
皆流俗其說乃方自荆公始謂天下之講學者皆流俗其說又  
方自象山始負才之高自信之篤疾視一世而神交荆公方其  
通書錢伯同求為祠堂記已有吠声日眾願一發舒之語以此  
之心斷此之案雖欲平得乎

一旦其諸書力誇荆公荆公之事天下固已久有定論所不行  
言若其所與薛象先書謂荆公之孝未得其正而村宏忘為適  
足以敗天下以愚觀之亦恐尚有遺論也世豈有材宏而反敗  
天下者耶管仲張子房諸君孔明諸人較之聖門孝亦未得為  
正也固嘗以其材而極天下矣若其反敗天下又安得而謂之  
才而荆公之為荆公恐又不止於孝之不正而已也少年徧交  
韓呂以求延譽者其心果何在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  
辭而不復辭者其心又何在幸野之伊南陽之葛洎然與世相  
忘者恐不如是其區區也 仁宗不世出之聖主也食門至盡  
之詐一為所窺而不見用則忍於謗訕無上韓魏公不世出之  
王佐也下僚清苦之容一為勢隔而不見省則忍於怨謔終身  
安意俟命者恐不若是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  
事薦人一行悻然下堂便去謀國既敗事相戒勿容上知以  
道事君者恐不如此迹亦平生未達則以詐偽釣致各位既達



則以狠懷劫持君父心之不正如此何暇復議其功利之孝

程文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按此篇呂東萊識其為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之者也徐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揚慈湖使之從象山為師者也自今觀之東萊識其為子靜之文甚易而徐揚因此文宗師之則亦意見之偶合爾夫此論程文也此題夫子言孝惟當發明經旨并可罵題之體也象山此篇不言經旨而姑借以罵天下之孝者其破題曰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其貌按孝經乃天下万世之所敬誦未聞有不聽其言者又聽我貌上貌上者不聽之貌如魏上蕩上申上天上之類兩字運用方有義一字單用不成文而今又加為甚貌之辭蓋象山恃才憤世無言不疾徐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決無第二卷也論之講肚云告子湍水之謂君子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

子而荀卿之論甚美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語哉凡皆講性之全文如此夫告子荀子之言衆所共斥而象山獨取之伊洛諸儒之言性衆所共宗而象山獨斥之且程文試論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世先達題言天地之性人為貴而此說取性猶湍水取性惡曰湍曰惡正與貴之義相反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亦決無第二卷也東萊以議論之異也而易認徐揚以意見之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為端論則恐夫子之經旨不如此論家之法度不如此謂諸儒之言性者皆為盜名干澤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赴省試自談性理而謂平居暇日講明性理為盜名干澤疑亦未安

象山之孝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為我



賊為陷溺為繆妄為欺誑為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  
穢罵語斥之為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已之篤疾人之已甚必  
欲以明道自任而然耶吾夫子生於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  
明亦甚矣而循上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  
菽月之喪不過曰汝安則為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  
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為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  
斥之也孟子生於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辨與  
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辨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  
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  
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為是為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  
於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於春秋戰國  
處士橫議之紛々矣所讀皆孔孟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  
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所其趣尚雖正而講明  
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

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  
道者矣今畧不一言其故而槩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既沒千  
五百餘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為我賊為陷溺為繆妄為欺誑為  
異端邪說則後季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  
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  
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為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  
講學者為偽習未幾韓子肯何澹諸人竟就為偽學之目以禍  
諸儒一時之善類幾幾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

陸象山語錄

首章載堯命羲和後世委之星翁曆官及曆差事愚按此不待言  
次章云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自是愚  
按此象山平心之言與諸儒未嘗不同然象山平日以此等為陷  
溺而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如釋氏謂不當  
生產作業而釋氏未嘗不着衣喫飯也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須看意旨所在愚按諸儒教人皆然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愚按此說善矣  
聖如孔子亦未嘗敢以為是然象山雖賢乃謂千五百年間講學  
者皆異端邪說到吾方一清此則孔子所不敢也

編論語者亦有病愚按此語未易輕發惟象山自兒童時已惡見論  
語第二章此不可曉

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  
更幹當甚事按象山平日說謂伊洛之說不然若據此說特伊洛  
之說未精耳二說亦不同象山自謂得不傳之學是伊洛未嘗得  
也今謂伊洛得不傳之學是此學未嘗不傳也二說之本旨亦不  
同豈記者誤歟

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愚按會民于極即是錫之以福此  
理自是充塞宇宙但不必以此按錫福之義桀紂之世此理何嘗  
不充塞而民之罹于咎者何耶

須是信得及方可愚按古人此語謂信道篤謂信命得及皆是不為  
貧賤患難所變若自以為是不為人言所友却恐不可荆公之誤

正在此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愚按此論甚正然則又可忿懣而求以服  
人乎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愚按此語足見象山講明皆有  
用之學但古之學者為已用之則行及物自在其中明道言士自  
一命以上存心愛物此言出仕事也 古周清叟廉夫所錄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如禪宗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象山云今  
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因讀書用心成疾亦是有  
許多閑言語其與之滌蕩病亦隨滅迨不聞人言語又復昏蔽迨  
有告之以其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雖於是盡叛其之  
說却湊合得朱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然則曹立之若終  
聽象山之說命尚可活也

學



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撥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愚不知吾儒何者在他下面豈以其即心是佛其說甚徑歟此等任其說高既無此理非吾儒所病也

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

某讀書只是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愚按亦自有當講明者如明

白者却不必衍文熟讀自見象山此言不可不察

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必也豪傑之士因奮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

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愚恐豪傑非斥衆

人為流俗之謂也

問作文法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

謂伯敏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

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入外面

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一學曾子所傳至孟子未

復傳矣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足以任道子

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

今也韓文公闢佛老故言中國之所以治者有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自庚狄晚

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無相干皆平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為

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言傳道者意蓋如此不幸釋氏以衣鉢為

傳其說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傳道此

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子子思孟子之學其於

子張子夏初何預耶

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情性心材只是一般物事

言偶不同耳愚按天下讀書未有不求血脉之人而象山讀書亦

未嘗不解字如云看經書須着着注疏及先儒解釋斯言何為耶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揚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右李伯錄

錄末所敘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兒態可惜

某不識一个字亦須還我堂上地做个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間須是做个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理在卑陋凡下處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閑說話漸上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又壞

了

收拾精神自依主宰有何欠缺

我不說一揚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歲也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用

嘗誤解了書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

心惟微是精微幾粗便不精微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

天亦有善有惡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

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愚觀以上

所記皆自信甚篤獨立不懼之言可以作人儒氣然以聖人有處

則未知果如何陸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

一个人他非所恤亦可謂豪也已

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或默坐

常說與子姪以為勤愚按象山常以讀書為陷溺而其勤讀書乃

如此右包揚頭

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右魯卓民

謂伊川解良齋說得鶻突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

無物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類不知所守

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學苟知本六經皆

我注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夫何遠之有是掃上面階級右傳子雲

一夕步月歎朱元晦泰山喬岳可惜學未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包敏道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

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

个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愚謂若於天

地間無闕損益又何必歎又何必厲聲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據某所見當以在子去故與智解之其

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推此聲

象山讀書修己本未嘗不與人同而其語錄謂論語多有無頭

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論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不知時

習者何事謂第二章言孝弟為赴離又謂六經皆我注脚謂天

理人欲之言不是至論謂異端不是佛老而今之講學者皆是

異端其至家書與姪孫澤云非其忘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

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致政元云以銖秤寸量之法繩古聖賢皆有不可勝誅之罪

蓋其為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耳自聰目自明自能孝自能

弟但收拾精神自為主不則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上做

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為陷溺故於自昔聖賢經書所載

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有心於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

子二則曰孔子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陸復齋文集

與張敬夫謂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

於箋註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歟

蒼傳子淵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病又惑於釋氏一超直入之談

往上升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即



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於無底之壑矣

與沈叔晦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於無所用此惑於具端者也

與李德遠古之君子往仁多出於羈繫困厄憂之中而其學益進

其獨日以泊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於其間

與汪德占某日與兄弟講習往仁及於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

與章彥節荀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矣近世巨儒性理之

論猶或不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於釋老反復乎孔子子

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曰萬世無易乎

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又書云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

而言仁非知性者也

與趙景明朱元晦論語集解已脫藁此言必傳於世若詩集傳中庸

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矣

答王漢臣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已者勤

而行之

與王順伯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治氣上之不平其病不一而愈

慳之害為尤大○人云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

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又云釋氏之門亦有

散律禪之異禪門一宗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比

而同之乎又云釋氏大抵以理為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

與王申伯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亦入

廁天下之樂於是乎在而不知其死於糞穢也

與陳德甫頌磊上落上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

與柴必勝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

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與舒元賓辨放過少許便是自弃

與劉淳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也到臨利害得

失無憂懼心平時習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命矣



黃氏曰抄一  
與汪漕言租賦利害甚詳內買緇一項謂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賤惡者亦不得而不受如是  
有浮巧之民能為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奪取其直  
於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於公棟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  
使民戶自輸而書人戶與棟子之名於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  
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  
與金鎔宰言團結禦寇須覈何人因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  
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把把截若泛牒前往界前為害未  
易悉數

策問

射所以觀德也然後弄善射為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  
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奪弓杜預射不穿禮而皆有  
成功何耶  
銅壺為漏浮箭為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

制盡矣匏以載之運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  
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  
日景以磁針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  
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嶽臺以南  
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  
六何也于維之間於辰或以為前或以為後或分之而兩屬  
焉磁針之辨方位或以為指午或以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  
為丙午之間  
立政政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同官漫不知何職墳上如擣撲綴  
衣牧尹亦缺焉

論

道者古今之正權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  
正者哉

復齋陸氏名九齡字子壽蓋名九淵字子靜號象山之兄也其



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之學發以自已之精神為主宰復  
齋之學就於天賦之形色為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為已任皆  
謂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  
怒罵復齋覺和平爾象山之詳已疏於其文集語錄之下矣復  
齋之文尤多精語亦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  
窮天地亘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  
澹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謂外形  
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尚在  
於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生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亦必有  
其所以然者矣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為仁也而勿視勿聽  
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  
也東萊誌其墓謂勇於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云初復齋  
自太學登第嘗分教興國軍總九閱月弟子負纒十五人有才  
志而不獲必見於世寶慶二年同沈煥字叔晦加增典沈謚端

獻陸謚文達遂與象山號一陸復齋又有兄名九韶字子美號  
梭山堅苦立學亦有文集小帙言治家不問貧富當當取九年  
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  
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  
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為之服之毋毀所蓄以  
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  
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二陸

象山於門人最稱許傅子淵而言論風旨無所攷有傳琴山  
者名子雲字李魯亦金谿人以屢舉推恩嘗為西甌縣主簿  
其徒貴溪葉夢得知撫州日嘗刻其文於郡齋然世未有傳  
其書者也琴山稱象山赴荆門軍付以講席又嘗作易詩論  
語解孟子指義中庸大學解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撰著  
說自謂其學益明見於文字大抵昭著且欲剖判象山及朱  
晦翁之說其自說亦果矣嘗觀其文戒揚慈湖闢清心正心



之說及力勸其勿著書排大學似無已甚之偏而乃謂論語成於曾子門人之手未必接聞於文子學而時習之不知所學所時習者何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不知所悅所樂者何由人不知而不愠不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說既茫然於指歸之所存則是失珠玩積講究雖勤而真實益遠又謂近世學失其傳勞心役智於道問學之間顛本末之序而終至於本末俱失若程門附會下學而上達之說而不明其旨此其於聖賢之學入室操戈一至於此亦可謂無忌憚者矣若其斥張子房辭三萬戶之封為工於私而昧於理幾董仲舒正誼不謀利之言為未足以表覈孟氏之旨駁龔遂使民賣劍買牛非臣力之對為竊美名美行以欺君媚世詆韓文公原人之作為未究三才之終始而分裂以論彼於論語尚加呵詆則凡皆所不足恠者矣其人雖博學多聞好為議論而辭繁理寡終無發明雖如七數萬言攻排佛學以解外人謂其師

談禪之幾亦不過襲不耕不蚕等陳言以雜置沈濫浮辭中爾惟斷其師人心道心之辨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猶言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其說頗異姑錄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燭鬚眉之意與允執厥中之誼又殊矣傳琴山之外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為慈湖楊先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三

讀本朝諸儒書十二上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承喻涵養用力處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惡非僻之念自  
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喜恐  
言父母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為憂  
則餘可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奉承遺體求  
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此曾子戰戰兢兢而後知免焉  
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所說得  
之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  
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  
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怠之謂非特恭謹



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大馬親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先生曰此恐當時只以能養為孝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

問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曾中有所蘊亦欲發世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

問亦足以發之義先生曰顏子深潛淳粹聞天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其全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人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率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至於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充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忘提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  
恕自是一忠恕爾

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枯亡  
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  
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  
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心滯礙

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  
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  
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嘗愛黃魯有作濼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光  
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曾中洒落即作為盡洒落矣

其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  
庶幾於理道一貫

仁即是理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又曰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  
體處便是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又曰仁者人也入  
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歲月又曰處此時唯食  
德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又曰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  
涵養韜晦始得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禪學惟尹  
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  
辨折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濼溪終

於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  
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  
變者焉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



均為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效文公之幾殆禪學一轉為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於此以明心學雖易流於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此書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為效驗以脫然洒落處為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序此書者廖德明載文公之言謂先生隱居不仕燕閒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指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敬附錄云

延平李先生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鑣朝散大夫父渙朝奉郎先生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從容潛玩有會于心業得其所傳之奧退而

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既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車謂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會同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將講所疑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詩極如羅公益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兀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若若是者既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者端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而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有不得其衷者焉與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又嘗言曰讀書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之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之以故不嘗為講解文書沙縣鄧迪語及先生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嗚呼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於語人蓋所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門人具位朱熹狀

右錄其要也始文公之父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故文公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簿領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學而師事焉此嘉定甲戌黃巖趙師夏題卷末之略云

延平先生語錄

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從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

四辨

踐履為聞知

人之持身嘗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

右延平語錄羅仲素先生之從孫羅傳文所編本名欽佩錄然其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卷問似不同姑錄其便初學者一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三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温公透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利止其身豈能  
又後世哉迺 愚恐更當參以不詭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為獨變哉厭常而喜新求愈勤而愈遠爾  
譬之鐘鼓不扣自鳴孰不謂惟言戒

天雨道薄蹊狹而高車不量力久妨衆進能無復乎餒車  
童子至騅爭凡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凡芥者多矣恃其騅而不  
知戒能無傷乎 拾樵

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在我而已何難 四心

受恩而不負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負恩

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 羨厭

浴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夫復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何為莫非自然無為替貽邪和

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屋而塗丹雘皆井而幕綺績烏喙而漬飴糖也

果餌刻鏤是以自食官失

溫公之書德人之言也擇其尤切於後學者著此

元城語

元城先生劉安世字器之大觀間謫亳州寓永城縣之田車院年已六十餘維陽馬永卿赴永城縣主簿其舅高郵張桐屬使求教既至見先生雄偉闊爽談論踰時體無欲側有指聳直身不少動手足亦不後自是從之學後二十六年當紹興五年追錄其語為元城語二

卷

僕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為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者之大戒

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今我朝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柄必為姦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為萬世禍

趙清獻欲絕欲往父母像於卧床王羲之欲不仕自誓於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為則止耳何必爾

溫公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逐之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悔之

哲宗初銳意於學一日講畢會茶上起折柳一技有諫以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上櫛之色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此等人也

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



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辨堅志不可動反復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吾臣之分非熙察初比矣

明皇即位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敵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必交結後倖總覺怒必急急救故不必積怒而去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資助

太祖即位造真龍教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司覆奏得旨復依方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禮製造者後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笼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

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世守兩蕃畏之太祖故令世襲其後移李氏為陝西兩鎮遂失靈夏至今為患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為平晉詩賦未

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群臣屬和將士歆艷而於武事不競故

有潘美之敗澶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

首詩蓋平日憾之有此語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祖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禰廟注父廟然則

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

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

其女尤可笑

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橐大畧以富人與貧人鄰居為喻此錄中載其語意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趙丞相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金陵以兩府嗚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神宗曰司馬其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宗保養成就之力

謂啖助作怪以左氏非丘明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如老彭伯夷等類然愚按前世諸儒考究多與啖助之說同元城最考古而非之如此何也左丘明姓左丘

仁宗時蕃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為首飾誇同輩上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此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悅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減

公孫雖詐以下式輸財助邊非人情以睚眦殺人郭解不知甚於解知此弘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實以天下

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窺破有喜色元城謂操平生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啜野葛至尺許飲醪酒至一盃

本朝名相惟季氏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能然後之為相者則喜變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公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

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立主辰今為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為太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刻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絕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為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為陽數之極故太原



以重九日陽又淵聖為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

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昂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云

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

元城初求教温公曰誠思之三日問從何而入曰不妄語又韓確譚

錄載此事云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

然又確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說得一只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為貴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故班氏以張安世

故不入酷吏傳而併資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為左右欺罔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更相

朝晉楚亦值其時也

續慈陵切與飭相近而不同音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

戶以上秩及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一謂強宗

豪右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滋昂權重則能行志至

成帝綬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廢矣

唐舊制前宰相侍從為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為非

原乃天子之邑不欲屬晉文公伐原乃不美之事而左氏反稱之蓋

宗周錫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維邑成

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二都言之是

為邦畿千里至幽王時宗周滅方八百里者失之平王東遷僅六

百里爾襄王以河內賜文侯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地至小矣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此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

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謫也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始見其才



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  
人主燕閒時於其詩筆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  
材矣

魯襄三年晉祈奚請老而舉解狐祈午襄二十一年叔向見囚曰救  
我者必祈大夫於是祈奚老矣問之見宣子而免之不若史記晉  
世家止載舉解狐祈午左氏載請老非也愚按襄二十一年既曰  
於見祈奚若矣則是請老在前恐無可疑

新學書好簡畧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資  
於舊其病正在此反以為工何哉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云  
亡教佚欲有國恐教字轉寫作教字

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際知元帝為人及帝即位乃欲逐恭顯為  
其譖下獄帝至不省其為下獄不知八九年間輔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王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王堂者

職名也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王

堂之廬至之廟祠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  
使榜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致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

王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恭儉未央宮無高門武臺麒麟鳳  
凰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則玉堂殿乃

(武帝)所造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  
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  
休之長也至正固足以幹事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

以解乾卦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不該投後東坡見  
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人主之怒



元城曰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富鄭公使虜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請二子曰  
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  
以為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  
讀書必見於用鄭公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顛帝歷十月為歲首過閏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  
之意漢初因而不改秦二世二年後九月應建酉漢二年後九月  
建巳五年九月建寅寅後八年閏月巳酉代王即皇帝位元年十  
月辛亥皇帝見高廟巳酉辛亥相去三月是閏月亦後九月也愚  
按徐廣注建酉建巳止合云閏八月四月不當言酉言巳蓋閏月  
無建斗指兩辰之間

魏徵言停昏仆碑其家衰夫鄭公之德何賴於碑而停叔玉婚乃天  
以佑魏氏也房元齡之子尚主然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四子  
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莘莘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馨

其家再振

楊綰為相總一百八日故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  
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  
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亥時身又則當如移寫其左豎二畫乃二萬  
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今今  
日也巳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總得二十  
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夫之  
義也今繫辭漢名大傳見司馬遷傳爻謂繫辭以繫於一卦之下  
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故謂之爻吉凶生大業蓋謂有與有廢陽  
武秦漢之事是也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  
獨不與言繫辭語中



元城譚錄

具茨韓穉官二折往未必維舟河梁待元城譚誨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名劉先生譚錄元城先翁與溫公同年故遣元城從溫公學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遇丞相呂微仲去蕭帽涼衫歛馬於浚溝廟下微仲問法吏無兩制避丞相之法然終不樂范相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宜留朝廷

韓魏公鎮北門朝臣令決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畧不交色略公鎮北門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亦判處斬而擲筆略公氣稟雄傑而非傲物魏公和平略無崖岸遇事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研墨運思從容之間已了於胸中便下筆天資明敏絕人遠甚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制寇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竟蚤遁去

劉道原之子義仲每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王鞏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暴得疾苦楚死

王介甫求去公謂後人如何可為元城對曰相公當至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元城曰陳堂中其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堂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各著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之賢不肖於此可見元城策嶺南一日使厚士類泣告以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



請早自裁公從容留飯卒不為動而使者乃過旁郡

元城道護錄

道護錄者程所集不著姓氏程以宣和六年春介楊龜山書謁元城於南都而錄其說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春循梅新高實雷化八州歷其

七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攸所引不知肯來否李光好官真可惜為蔡攸所引此人揆着便省後來罷去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通始得李若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總有間斷便不可謂勤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致曲者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元城

劉先生初事司馬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以不妄語力行七年而後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間巋然獨為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為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我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為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為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眾生六根銷復臨刑刀如割水且併以其師溫公詆佛為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於譽厲而元城併以為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卓冠一世而知至至之之智尚差毫釐耶此中庸之言誠必貴於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則其不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